

马华文学大系

诗歌 (二)

1981 ~ 1996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编辑：云里风

主 编：沈钧庭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马华文学大系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
9
8
1
1
9
9
6

诗歌
(二)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HIA

丰隆保险 助印

马华文学大系

诗歌（二）

1981 ~ 1996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 编：云里风

主 编：沈钧庭

编 委：庄松华、谢川成

责任编辑：曾真、颜诗诗

封面设计：林亚鞞

打字／排版：郑仸好

联合出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 - H)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

Tel: 607-3316288 Fax: 607-3329201

E-mail: ppsb@po.jaring.my

销售处：9, Jalan P/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s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3-89202818 Fax: 603-89261223

E-mail: ppsbkl@po.jaring.my

www.pelangibooks.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Fax: 03-22745388

发 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初 版：2004 年

印 刷：嘉利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50-3544-X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云里风

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同胞，在披荆斩棘、开荒拓土的过程中，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惨淡经营的结果，不论在哪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就以马华文学来说，它自 1919 年发轫迄今，前辈作家辛勤耕耘所播下的文学种子，不但已茁壮成长，而且还开花结果。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写出来的作品，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珍贵资产，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华文学已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的组成部分；马来亚独立后，一批本土的笔耕者，他们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为文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除了焚膏继晷，努力创作之外，并积极地推展各种文学活动。1965 年马、新分家，马华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马华作家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奋图强。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马华文学界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界有了更频密的交流机会，在许多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马华写作人和各地的作家坦诚交流，交换著作，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也促使中国及海外许多作家学者对马华文学的重视，进而展开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近十多年来，在作协的领导与带动下，马华文学已获得华社的重视与支持，马华作家不再是孤军作战了。许多企业家和华团都献捐经费，设立出版基金，赞助作家出版著作，而各种文学奖的举办也激发了写作人创作的热忱，所以马华文坛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如果能把马、新分家后的优秀作品，编成一套大系出版，意义非常重大。但由

于编选文学大系，需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一直没有人敢去尝试。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以来，已逾二十载，在历届理事的通力合作和会员的爱护与支持下，会务进展顺利。我们本着创会的宗旨，一方面促进文友的团结，为会员谋取福利，另一方面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运动，与华社建立良好关系。这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也为会员出版了37部“90年代马华文丛”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聊堪告慰。

1996年马华作协改选，本人蒙会员厚爱，再度中选为会长之职。新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马荅兄率先提出出版大系的意义和重要性，理事们经慎重商讨后，一致认为这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作协既然是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于是即席成立“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专司其事。我们征求到丹斯里张德麟的赞助，解决了出版经费的难题，接着就拟订编选细则和出版计划，决定搜集由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按照文体编成下列10巨册出版：

- (1) 短篇小说（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李忆著
- (2) 短篇小说（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陈政欣
- (3) 中篇小说——1965年至1996年，主编：马荅
- (4) 散文（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碧澄
- (5) 散文（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小黑
- (6) 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
- (7) 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
- (8) 戏剧——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
- (9) 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
- (10) 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

编委会成立之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在报章宣布此讯息外，也发函给全体会员，并由各组负责人分别向作家邀稿。我们原希望马华作家们会给予热烈支持，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许多作家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多抱着观望态度，没有给予积极响应。我们除了函电交催之外，还特地聘请一位文友协助，专门负责催

稿和联络工作，为期一年，但仍无显著效果。

编选大系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在选稿方面，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各组负责人在决定要选用某位作家的作品之后，先得多方设法去查访他们的地址，而邀稿函件寄出之后，除非能得到该名作家的合作，将自选的优秀作品寄来，否则要从他们许多作品中去挑选，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所选出来的作品，未必能迎合作家本人的心意。各组负责人在这方面所承受的苦恼和压力，真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编委会为了克服这类困难，曾举行无数次的会议，进行检讨。在不断地努力之下，直至1999年底，征稿工作才告一个段落。于是再接再厉，进行第二步的出版计划。我们征求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同意，于2000年1月双方签订合约，预期在一年内陆续出版。

不料好事多磨，彩虹出版社在签约后不久，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我们征询过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此举乃属必要，否则出版之后，可能会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纠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向所有入选作家寄发同意书，并请他们在一个月内签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获得作家们的合作与支持，但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同意书寄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签回者不到20%。于是各组负责人不得不费尽心机，通过各种管道，再三催请，这样又拖延了好几个月，仍然有许多作家没有回应。为了使大系的出版工作不致于一再延误，作协理事和大系编委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联席会议中，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之策，凡是没有寄回同意书者，一律忍痛割爱。基于这种客观因素，这套大系难免会有缺憾，无法臻至理想地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的苦衷。有一点可以告慰者，编委会同人为了编选这套大系，花费不少的精神和时间，大家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选稿方面，遵循拟定的细则和方针，大公无私，不分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地步，绝对不受个人的成见所影响，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马华文学大系》在作协理事及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历时5年，现在总算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它正像一名难产的宁馨儿，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毕竟是马华作家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爱护它，给它善意的指教和批评，以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作为修订补充

的借鉴。

本人在此谨向赞助人丹斯里张德麟先生、编委会同人和支持我们的作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无疑地已为马华文学界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我希望大家的这番努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会有一批有心人去进行编选另一套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系，为马华文学增添光彩。

30 . 04 . 2001

绪论

戴小华

一般来说，“文学大系”被认为是代表了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发展历史的纪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借着“文学大系”作为观看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类心灵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然而，具有不同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的文学史家会从不同的角度编写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像有的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有的则侧重从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角度编写，也有的侧重从文体形式的角度编写。所以，“文学大系”应是愈多愈好，因为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学大系”中看出不同编选者的文学观、意识形态。从诸种本子的比较中，可以推敲当代文学的真容。

然而，编选“文学大系”毕竟是项繁琐浩大的工程。在80多年的马华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大系仅有方修编写的十册《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年至1942年）和以李延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八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年至1965年）。即便这两套大系存有一些瑕疵，却仍无损于他们为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身为全国性的文学组织，鉴于职责所在，1996年决定编选一套自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后至1996年间的《马华文学大系》十巨册。其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两卷；中长篇小说、戏剧、评论和史料分别为单卷。原本预计4年内完成，然却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前作协会长云里风在总序中已阐明部分，其余部分也不便述说。

2002年6月，作协改选，云里风因身体不适，我“临危受命”接任作协会长。此时，费时6年编选的大系仅完成短篇小说、散文及中长篇小说共五卷。原由丹斯里张德麟赞助的出版经费也因时间的拖延宣告用罄。我一上任，除了得重新筹募出版经费外，也别无选择的只能在大系已定的格局中力求完善，并尽速完成另外五卷大系的编选工作。而在过去6年的编选过程中，主编也早已有所变动：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戏剧（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鉴于编选工作仍存有一些问题及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决定增加编委阵容，我们特邀对马华文学发展卓有贡献的两大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和洪松坚为编委会顾问，符颂勤、李英华、黄俊麟及许通元为谘询委员，再加上南方学院十多位爱好文学的学生的协助，终令大系顺利完成。

二

编选《马华文学大系》，让我们从文坛前辈的创作轨迹中，明显地察觉到马华文学历经80多年的发展，无论在文学思潮、作品内容、文体形式、文学观念及美学观念上都有了根本的重要变化。

从文学思潮看，1965年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家天下。之后，马华文坛发生过多次的文学论争，现实主义的作者在继续深化并获得开放性发展的同时，现代主义的作者也在思想主题上不断升华、超越。从而形成了与前期单一文学思潮所不同的多元文学思潮、多元美学原则并立竞存的局面。

从文学的多样化这一角度看，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作品内容来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70年代前文学创作题材狭窄片面以及思想公式化的现象。其次是，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艺术典型的塑造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过去将人物性格善恶的典型化和两极化代之以具有人的情感和内心全部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再次，马华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也有了新的突破。

早期，由于现实主义单一创作原则的画地自限，虽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流派，但毕竟只是现实主义这同一美学范畴之内的风格差异。然而由于时代的进步及受到西方文艺风尚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艺术思维也随着解放，开始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形式，用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及探索人的精神领域。于是写实的、写意的、抒情的、哲理的、象征的、感觉的、印象的、变形的、荒诞的、魔幻的等等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学创作的形体样式逐渐丰富了马华文学。

此外，马华文学在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不断变化更新。

简言之，就是从“单一视角”变化为“多元美学的原则”。这种变化更新，标志了马华文学既能掌握住本土中优秀的、适宜于反映新的时代内容的东西，又能够在历史所提供的最大范围内，充分吸收当代世界文学的各种有效的技巧手法和有价值的新观念，从而把马华文学不断地推向高峰。

最后，马华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马华文学导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8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历史及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写作者主观的努力是影响马华文学的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然而，它一直是影响着马华文学未来的发展。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马华文学由于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产生冲突、碰撞、交融和汇合，因而也吸收了异族文化的营养而显得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化。马华社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化。马华文学也因而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这种独特的艺术矿场相信马华作家更具优势去发掘，再将这些发掘经过熔炼和表现，化成作品。

三

至于在编选的原则和若干具体问题上，尚有下列几点需要说明：

一、我因半途接棒，大系在原先的格局上已有了难以超越的局限，因此编选过程倍加困难。所以，编委会成员虽殚尽极虑，努力将

32年来的佳作尽皆汇拢，但由于种种因素所限，再加上目光不及，难免有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何况面对32年来出现的大量作家作品，不可能追求全面和详尽。同时，也不认为“全面”和“详尽”是编选文学大系应奉行的目标。

二、各卷选文原定50万字，然多数编委都大叹篇幅不够，且都忍痛大事删芟，最后仍有几卷超过预定规模。

三、为了有效呈现编选观点，每卷都由主编撰写导言一篇冠于书前，以厘清各卷编选范畴并提示相关内容；为了有一个“史”的线索，作品尽量以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列，并由马巷撰写作者简介附在书后，提供读者基本资料，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选文作者的背景。

四、已经出版的五卷文学大系，由于彩虹出版社，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因此，许多没有签回同意书的作家被忍痛割爱。然而为了力求更能全面的反映出马华文学32年的创作面貌，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不动产，由我担任执行总编辑的五卷大系，我们决定除了少数作家特别表示因故不愿被选入外，但因一些作家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而我们手上又有他们的作品，鉴于他们的文学地位，决定大胆代为选入，同意书则由作协代签。相信这些作家事后获悉定会理解我们的苦心及诚意，而不致于为难作协这个穷团体。

四

本大系费时8年终能顺利付梓，对于编委会全体成员，丰隆保险、郭氏基金、郭兄弟有限公司、拿汀陈月宝，及一位不愿具名而以其先父颜端祐之名赞助的热心人士及机构，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本人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们希望这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能为马华文学带来更多的关注、更好的前景。

2004年1月26日

导 言



沈钧庭

I

本文与其说是导言，毋宁说是编选本书过程的一些感言，以及交待事情始末的一些赘言。

半途受委接编《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二），不敢说是临危授命，但当时的情形至少是有点“反高潮”的：2001年7月21日，作协召开理事会议，接受了上任主编的突然辞呈，并决定委任我接替，把正在周日上午沉闷会议里有点神思恍惚的我“惊醒”过来，也顿时令我惶恐不已。

之所以惶恐，是担心力有未逮，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但身为作协理事，我又似乎无法推卸。幸而编大系不像编选集，只要以客观中肯立场，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能够反映那个时期的诗坛情况，即可勉强交差。个人兴趣近年虽已转向翻译，与缪斯似已渐行渐远，但买诗（集）读诗一直仍是我业余的最大乐趣，对诗坛的动态和发展仍然心怀关切，所以后来终于释然，挑起这个担子。这些日子来，有时深夜灯下读诗选诗，倒也不觉其苦，甚至还能“不改其乐”。

接手编选工作初期，的确是千头万绪，觉得无从下手的。大系编选多年未竟其功，个中的困扰与困难，如非亲身参与，实不足为人道。大系各主编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我也同样面对，而且由于我接手后得重新整理和收集稿件，起步比其他主编慢了很多拍，所面对的问题和压力也更多更大。

像其他各组的编委会一样，稿源一直是最令我们头疼的问题，在各种局限下，我们唯有从已出版的诗集诗选、旧的报刊杂志里挑选，但始终仍嫌收集得不够全面。后期承蒙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的许通元先生相助，代为搜集、复印了许多旧杂志里的诗作，使本书得以加速完成，谨此向他致谢。

本书所收入的诗作，大部分都是根据编委会所定下的选稿原则而选出的。对于几位去国多年的著名诗人，鉴于他们在这个时期或已在当地落籍长居或已少在本地发表创作，编委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不收入他们的作品。

2

本书收录了从1981年至1996年16年里将近190位诗人的大约290首诗作。

综观本书所涵盖的16年，马华诗坛在前8年可算比较平淡沉寂，后8年则比较活跃蓬勃。在这16年里，国内局势风云激荡，经济衰退、党争、合作社风暴、“茅草行动”大逮捕等接踵而至，为国家也为华社带来很大冲击。面对这些变局，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作，表达他们的心声。

在此期间，尤其是在后8年经济逐渐复苏后，国内许多团体和机构举办文学奖和创作比赛，对推动和提升新诗，发挥很大作用。这些文艺活动，最受瞩目的有：“马华文学节”，1989年起由华总和15个团体举办；“花踪”文学奖，1991年起由《星洲日报》主办；“云里风文学奖”，作协举办；“全国大专文学奖”，国内各大专院校轮流主办；“全国诗歌创作比赛”，雪兰莪乌鲁冷岳福建公会于1995年举办；“星座常年文学奖”，砂劳越星座诗社举办；“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星洲日报与七喜汽水公司联办；“全国中秋节诗歌创作比赛”，新山中秋园游会工委会与星洲日报联办等。

我们认为，在这些比赛和文学奖的激励和奖励下，这段时期的诗创作，不但数量可观，质量也不断提高，可说是马华诗坛的一个丰收期。

我们发觉，收入本书的诗作，许多是在这16年里参赛得奖的优秀作品，而也许正是征文比赛的缘故，题材写得最多的是端午节，各自不同的形式呈献。

本书所收的诗，不少是咏物抒怀、借题发挥之作。有些充满了忧患意识，有些则描述现代都市人的迷失。不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仍不难发觉，有些诗人用字不慎或诗句不够凝练，有些用词暧昧不清，似乎还在摸索模仿阶段，表达能力不足，显得眼高手低。有志气的诗人经过不断砥砺，对诗语言的运用，把握得非常娴熟精确，已到收放自如的地步。

下面只略谈编选本书过程所发现的一些特点和现象，并摘录和引述部分相关的评论：

年轻世代诗人辈出

在这16年里，6字辈和7字辈拥有才情的年轻诗人纷纷冒现，而且表现令人瞩目，他们包括：翁弦尉、刘育龙、林金城、梦羔子、夏绍华、辛金顺、李国七、吕育陶、张光达、林若隐、周若鹏、张光前、龚伟成等。

诗坛健将老而弥坚

部分资深诗人在这16年里仍然勤耕不辍，产量也最可观。其中包括：孟沙、吴岸、郁人、艾文、田思、陈强华、黄远雄、李宗舜、周清啸、方昂、傅承得、沙河、游川、蓝波、李笙等。

写长诗作者逐渐多

也许是为了参加比赛的关系，这段时期出现了较多的长诗，而新世代的诗人，更是驾驭长诗的高手。这种情形，在1980年以前是少见的。佩韦的《趴在伤口哭泣》、方昂的《投江》、林若隐的《在黄红蓝白色如梦的国度》、吕育陶的《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沈穿心的《鸟与森林》、游以飘的《乘搭“快乐”号火车》等，他们的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

派别之争销声匿迹

踏入80年代，诗作者之间的派别之争逐渐销声匿迹。实际上，从诗的表现手法来看，有时还真难分得出，哪些是属于现实主义，哪些是属于现代主义呢！现实派诗人逐渐扬弃了那种“开口见喉”的平铺直叙写法，而现代派作者也不再只是吟风弄月，作无病之呻吟。这种互补长短的发展势头，对马华诗坛的长期前景，肯定是有好处的。

吕晨沙在《马华作家》第6期所发表的《马华新诗的发展与演变》一文中说：“进入80年代后，不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在‘创作实践’上都有了改变。现实主义的一些诗人，如孟沙、吴岸、碧

澄、端木虹等，都打破了直抒胸臆，忠实于客观世界的细致描绘的老方法，而开始在诗中注入一些现代派惯用的象征、暗示、客观投影、重表现等技巧，在手法上，它发展了‘对应论’，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启发微妙的内心世界。现代派的作者群，在内容题材的摄取方面，也开始贴近社会人群。不过多数的现代派作者，仍然脱离不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倾向。”

吴岸在《阳光·空气·雨水》一书的导言中也指出：“马华文坛虽然曾存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个流派之分歧与争论，但是到了90年代的今日，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与意识形态的演变，两个流派之间对生活与艺术的分歧也逐渐淡化。现代主义在内容上渐趋于干预社会生活，而现实主义也认识到只有改变旧的表现手法，吸取现代艺术的形式，才足以表现现代的生活的内容。”

“一般上，50岁以上的作者，诗风比较停留在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年轻一辈的则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的特点。但也有例外的，不少诗人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诗路，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各种流派的长处，创造出新的技巧与手法来表现马来西亚的独特与多姿多彩的生活内容。”

诗人力求在创作方式上的创新与突破，以及寻找新的题材，使创作素材变得多样化，因而在这16年里，诗出现了一些新的“归类”，有人把它们称为：环保诗、科幻诗、政治诗、后现代主义诗，不一而足。

环保意识逐渐抬头

在报章与其他媒体宣扬下，环保问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受到关注。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隐忧和关怀。方昂的《树的死亡》、田风的《只有一个地球》、翁弦尉的《光合作用》，都是环保诗的典型例子。

80年代出现科幻诗

科幻诗的创作，通常是把政治、爱情、战争、环保等题材融入作品中。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作者不多，大部分是6字辈的新世代诗人，其中佼佼者有：吕育陶、李笙、刘育龙、张光前、夏绍华等人。

刘育龙指出，大部分马来西亚科幻诗的创作模式和范围，可归纳成下列两大类：

1. 借未来世界来隐喻／影射现今社会；
2. 预测未来世界的景观和生活。

张光达在《诗人与都市的共同话题》一文中说，“伴随着资讯时代的降临，20世纪末的后工业社会迈进一道崭新的里程碑，现代都市环境和社会文明组织快速的面对巨大的变异，生活在其中的现代社会组织人心态，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迷失，是现代都市人的切身问题。”

他指出，吕育陶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写科幻诗……以科幻视野来预测马来西亚社会的趋势却具有前瞻性。

他说，在百多行的《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中，诗人以崭新的视域开拓现代诗的语言逻辑和思考模式，他以观察和预言家的双重身分，游走在虚实之间的马来西亚国度，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权，生命等人类自身关切的主题，诗人都勇敢地追溯根源，探求一名后马来西亚人的存在意义。诗中的“我”穿梭在一个介于想像和现实的国度里头作出思考，很敏锐和准确地掌握到马来西亚华族所面对的文化焦虑和权益消解，这些困境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所有华人的“集体潜意识梦境”：

一名后马来西亚人如我
已荒废想像的旅途太久了
（更没参加文学奖）
如今我准时上班、写情信、翻阅早报
以石英钟的频率生活

小心地避开各类思想的戒严区
在口号与等号间走钢索
趁经济的暖阳未凉前多摘几颗水果
（且努力地，和钱币造爱）

不管是马戏团抑或
想像王国
得承认这地图始终是马来西亚

刘育龙认为，鉴于目前的马来西亚正逐渐转型为资讯社会，网际网络的普及，国外的科幻类电视、电影、漫画、小说以及电脑游戏也挺受国人欢迎，在这样的客观环境的熏陶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那些出生于70和80年代的新新人类开始提笔写诗时，科幻诗应是他们乐于尝试的诗类。

政治诗与忧患意识

傅承得在《诗歌里的政治属性——兼谈独立后马华文学中的政治诗》一文指出：80年代后期，更多诗人打破禁忌，或有意或无意地从事政治诗创作。这些诗人包括何乃健、温任平、郑云城、傅承得、陈强华和辛吟松等。有些仍大量采用侧笔写法，游川与傅承得则时而直接抒情。这些政治诗的特色，是不再限囿于族群政治的约束。

他认为，何乃健的《掌纹》，末段不肯与命运妥协的语调，全然是因这个政治时空才有感而发的：

如果你真的要为我看掌
预测何时命中会潮退与潮涨
我请你把耳朵贴近我胸膛
聆听这颗心，疲惫了还擂鼓
脉搏倦累了，仍喑哑地呐喊
命运呀，命运
只要我一气尚存
就不允许你
霸道地 跨骑在 我身上！

他说，温任平的《与谭嗣同论冲决》，借古伤时，对当前的政治问题提供答案，一如当年谭嗣同要冲破清末政治的网罗一样，其诗下半段相当浅白明确，意义却十分深远：

人人都会喊危机
就是不晓得怎样去突破
利剪只有一把
众志成城
可以挽狂澜
可以去迷障